

丁振

論藝文與新

許傑著

上海明日書店版

新興文藝短論

許傑著

上海

明日書店出版

1929

論 短 藝 文 興 新

著 傑 許

版 出 店 書 日 明 海 上

上 卷

下 卷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付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1—2000册

每册實售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自序

我是在南洋。

在南洋的原因，自然是爲着生活；但也因爲爲着生活，我雖然把我的物質的軀幹維持過去，而我的向上努力的精神，却是因着生活而消失了。自然，依唯物論的見地說起來，精神是看不見的東西，消失與不消失，根本還不過是一個烏有；但，這在我，我雖然還自信是一個傾向唯物，崇拜唯物的人，却也似乎在這種地方，還不能首肯。不過，根據

事實來說，所謂精神的消失，其原因還不過是一個環境問題。客觀的環境，能夠轉移一切的人們的精神，——換言之，一切玄學家形而上學者所昌言為超乎物質以上的精神，却是不客氣的都受着了物質的環境的影響而跟着轉移的。因此，因為我是在南洋，我的精神，也是無可逃避的受着了南洋的客觀的，物質的環境的影響，而幾乎破產，幾乎消失。

說起南洋的客觀的環境來，第一，使我們直接在身體感受到的，就是象徵一切壓迫階級的炎威的太陽，及其氣候。南洋的氣候，說得好聽一點，說是四季春風；說得詩意一點，說是終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但是，事實上，在我這種新來南洋的人的觀感，却完全是一種薰得人們昏昏沉醉的暖風的，國內的初夏的悶人的天氣。我嘗嘗說，南洋的一切環境，一切都是很調和的。譬如天氣，便是象徵着南洋的政治，南洋的經濟，總之，是南洋的社會的

依沒有到南洋來的人們的推測，以爲南洋的天氣，是熱到不得了的；但其實還不是。或者也有人推測，以爲南洋的天氣是四季春風，人們都是活潑而有生氣，一切都帶着希望，帶着前進了的，其實還是不是。原來南洋的天氣，使人僅有的感到的，只是昏迷。

次之，是講到南洋的政治。講到南洋的政治，是誰也會想到這裏是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吧！我知道，普通的人們的心理，對於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的政治，一定會聯帶的想起炎威的驕陽赤日來。是的。但這僅僅是一面；而另外的一面，却是把這裏當做海外的樂土，千恩萬謝的說幸蒙托庇在政府之下，使吾人安居樂業，生聚於斯，較之國內的兵匪連天，民不聊生的情形，却是相去霄壤。但是這在我覺到，兩者都不盡然。我所覺到的，仍舊是被壓迫得轉不過氣來的昏迷。

再次，是講到南洋的經濟。自然，南洋的經濟，

因為帝國主義已經有了相當的經營的地方，他的經濟基礎，自然是頗有可觀了的。在南洋的社會中，誰個不崇拜經濟呢，雖然他們都不是馬克西期梯，或都是反馬克西期梯。因為經濟是一切上層建築——文藝也是上層建築之一部——的基礎，而大家正在努力着下層的基礎了，所以像道德，名譽，教育，甚至是文藝，都是在動搖之中。至於我個人的生活，則除了感得銅氣的逼人及無可如何的忍受着之外，外表的態度，還是一樣的昏迷。

便是在這樣的客觀的環境之之下，我是度過了一年另幾月的南洋生活了。

在我未來南洋之前，我是立志要到南洋，藉着新的刺激，與新的環境的力量，來寫一點東西的。但是，到了南洋之後，却是一點都寫不出來。一點都寫不出來是沒有辦法，於是在匆匆的過了三四個月之後，才發心想在工作的隙縫中來壓榨。因為說是壓榨，既然受了臨盆一般的苦痛，索性還不如

來寫一點關於文學的理論的問題。要在南洋來寫文學理論，我當時是有兩種成見。即一，在這種沉悶的環境中，我且來拯救我自己；而且二，可以藉此刺激刺激那些還有希望的青年。

於是乎我寫着，我在報上刊了出去。有時，因為報上等着要補白，排字的工友，在站着旁邊催發稿，才絞榨出一點。有時，仍舊是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沒有寫。現在，時間差不多有了一年，但積稿的字數，却不過是兩三萬，你道笑話不笑話？

如今又因為明日書店的要稿，再把這東西匯集起來來出單行本。想起來，恐怕更會使人發笑。

不過，我的這些東西在報上發表了之後，雖然沒有什麼好的影響及到南洋的文藝青年，但却也沒有引起當地殖民政府的注意而加以壓迫。到了現在，便是沒有人壓迫，我什麼也寫不出來了。因為再寫不出來，便只好暫時告一段落，把什麼東西

都收集進去，便成了這樣的一本東西。

以上說的話，便算是我的自序。但說來是太囁
嚅了，我現在把他歸納成兩個要點。即一，這本書
是在帝國主義之下出版過了的；二，這本書寫成的
經過，僅僅是這樣，所以是不好的。

目 錄

上卷

文藝短論小引

作家的階級出身問題

普羅文學的讀書問題

普羅文學的取材問題

普羅文學是否超時代問題

文學與宣傳

幼稚病與空舞台

文學家是喇叭手
階級的代言人
同情與同情以上
普羅文學中的戀愛問題
新寫實主義中的道德問題
寫實主義與新寫實主義
普羅文藝中的集團問題
文藝批評的演進
新寫實主義文藝批評的建設

下卷

自己的目標
枯島題辭
從戀愛文學到革命文學
戀愛文學的沒落
無聊的慶祝
王以仁失綜三週紀念
關於顧仲起

文藝短論小引

物質是根本的屬於物質了，精神與腦力，與體力，甚至於生命，也是依着物質的標價出賣了的，現代的人生，什麼東西還是自己的所有呢，不敢說，實在也不能說。

社會是機械，人生，人的生命，人的精神，甚至人的腦力與體力，是一部產業家的產業的車輪，是車輪的每個輪齒，是一步一步的擠在那裏，不得動彈不得退讓的在轉着，安閒嗎，趣味嗎，倘使不等

到未來的理想社會到來，那便只有等自己到那裏去。不然便請在車輪的間隙中。嗚嗚的或是軋軋的哼幾聲不調和的調子出來，也便算是自慰的方法了。

人生固然是機械，但在機械的間隙中，我們有機會放氣的時候，還得放一放氣呢？

下面那些東西，便是我在機械的間隙中舒展一下懶腰的時候的一點感想，說是文藝，實在是冤枉了的，但，也只得算了。

作家的階級出身問題

國內的文壇，近來因為鬧着什麼階級的問題，因此便引起作家的階級出身的問題了。

自然，不講階級文學，當然無所謂階級出身；但既然講到了階級文學，若是對於階級文學有了相當的了解，知道所謂階級文學並不是在皮面的粗淺關於窮的或富的描寫上生分別，根本的差別，是在所謂作者的思想核心的階級意識，那末階級出身的四個字，也是講不到了。